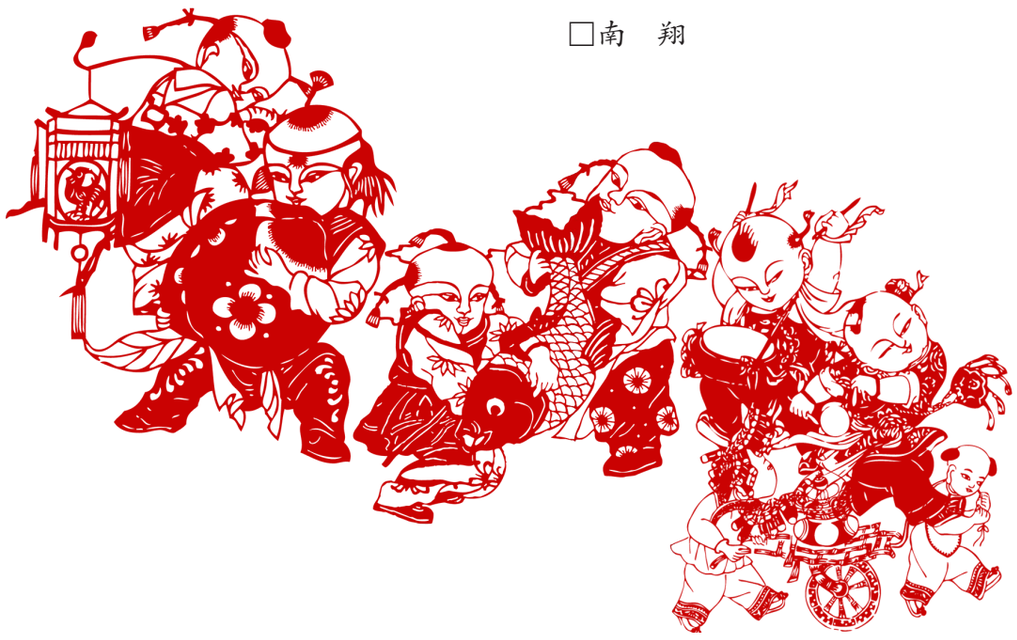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·童趣·节日

□南 翔



我的少年生活有三点印象较为深刻，一是读连环画，二是上山斫柴，三是过春节。

一

我们这一代的文学教育，说是由连环画启蒙的，虽未必准确，却也离真相不远。一则，连环画是可以在学龄前开始阅读的。字未必能够都认得，图画却是可以基本看明白的。那时候的连环画与电影如出一辙，好人一望而知，坏人也过目难忘。二则，连环画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缩写，譬如“三红”《红日》《红岩》《红旗谱》，似乎我最早读的就是连环画版本。还有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苦菜花》《三家巷》……有的是先读连环画，有的是先读了长篇小说，再回过头来搜集连环画，还有的是连环画与长篇小说一起读。

读小学时，我一直担任班干部——或学习委员，或少先队中队长，最大的好处，是得到老师信任，能在寒暑假参与管理图书。假期，教室得以成为临时的图书阅览室。开门迎客之前，我总是将自己最喜欢的几本或十几本图书藏诸抽屉，先睹为快，或者，好书不厌百回读。

对于连环画，我最喜欢的是连环画艺术家贺友直画的。早年去北京，我特意在中国书店花两三百元买了一套他的毛边纸的《山乡巨变》。巧了，十多年前，我出了一本小说集《绿皮车》，请深圳大学美术教授潘喜良画了9幅插图，后来才知，潘教授就是贺友直的弟子。

二

我在江西宜春铁路边上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。当地方言砍柴不叫砍，叫斫。

斫柴似乎是铁路子弟的专属。那时候也有烧煤的，烧煤饼或者蜂窝煤都有，也捡煤渣。可是，烧煤金贵，蒸汽机车吐出的煤渣又不多，不够我们烧。上山斫柴于是成为获取灶膛燃料最重要的来源途径。

渐渐的，我们已然把斫柴演变成了体力的竞赛及家庭收获的炫耀。来去十几二十里山路，找柴、砍柴、剁齐、打捆、挑回、称重……天长日久，这一过程逐渐仪式化、戏剧化与娱乐化了。每次挑柴回家，同学之间不仅要称出各自担子的轻重，还要比较所砍柴的质量——某种柴好烧不经烧，某种柴水分重不划算，某种柴好烧又经烧。得胜者满面喜色，失利者暗中鼓劲。比过之后，一起交流下次直趋哪个山岭下手合算。据说，山上有个守山人，绰号“彭瞎子”，其实谁都没有见过他的真实面目，更不要说了解他是否真瞎。但凡有风吹草动，谁大叫一声“彭瞎子来了”，一群斫柴的学生立刻吓得狼奔豕突，作鸟兽散，连柴刀扁担都来不及拿。以至于过去很多年，谁都没见过的彭瞎子，成了我们共同的儿时梦魇。

三

那时候，吃穿住行都简单，玩物更少，其实斫柴也有玩的性质。算来算去，唯有一年一度的春节，最能满足孩提多方面的苛求——笼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。故而，春节值得多说几句。

春节无疑是中华文化中最古老、最重要的传统节日。全球约有五分之一人口都过春节，只不过形式各有不同。不少国家和地区也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。2024年12月，中国申报的“春节——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”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，成为我国的第44个世界非遗项目。

春节是祭拜与祝福、答谢与孝敬、许愿与还愿的节日。当然，还有许多仪式化的好玩、好吃、好乐，老人与孩子一并开心，山川与厨卫一并感奋，世俗与情感一并发酵，包罗万象。深圳的移民数量，举世罕有其匹。一个几乎没有方言的城市，决定了大部分人的根“在别处”。只要春节前去看看深圳的机场、火车站和汽车站，这种大移民带来的一年一度的大迁徙，人挤、车挤、路挤，可用一个词来形容：惊心动魄！

一年365日春夏秋冬、寒来暑往，我却对深圳的春节情有独钟。概因深圳的春节，或许最不像春节。如同一个辉煌庄严的音乐大厅，繁弦急管、鼓乐齐鸣偌久，骤然停歇，万籁俱寂，顿失往日的喧嚣、繁杂和拥塞。你可以静静地读点什么，写点什么，听点什么，也可以什么都不读，什么都不写，什么都不做，在安静的小区广场、草坪或树下漫步，看几片黄叶零落枝头，听几声鸟儿自由啼啭。

我的父亲母亲较早就与我一道南来，才免了我年年“归途如虹”。自我1998年底调来深圳，不久，父母就一道过来了。父亲于2005年病故；母亲于2025年11月辞世，享年101岁。

四

套用一句先贤的话语表达：故乡儿时的春节，毕竟更像春节。有三件与春节相关的事儿，记忆尤深。

一是剃头。平时剃头都是等待剃头挑子走街串巷，上门服务。剃头挑子师傅的手艺马虎，剃孩童的头，尤其偷工减料，三下五除二，一两分钟交差。其作业呈堂，用母亲的话说：一个马桶盖！但是“马桶盖”便宜啊！

春节之前的这次剃头，才得到允许，去了乡镇上的理发店。早期的理发店没有吊扇，只有三四匹横空掠过的厚重的布帘子，天热才会有人专司拉绳扇风之职。后来在宜春火车站工作，我最喜欢找一个年长的杨师傅理发。那个大理发店在东风大街，操一口樟树口音的杨师傅，在此主理很多年了。他一刀一剪都认真不说，还会边理发，边跟大人、小孩聊聊家长里短，问问课业成绩。镜子里看见一个迥异“马桶盖”常态的自己，陡然觉得岁月增长，天地开阔，自己也不是等闲之辈了。

二是沐浴。那时在浙赣线西端的一个四等小站彬江，家家都去厂里的公共澡堂洗澡。洗澡似乎是一件不可或缺、需要及早安排的大事——公共澡堂并非每天都烧水开放。到了某日，父亲宣布明天要带我去洗澡，于是带好更换的内衣、折叠椅子、毛巾香皂等，沿着铁道步行约1公里，过3条铁路横过的铁路道口。去得再早，澡堂门口都会有不少捷足先登者。等到开门，几乎被裹挟进去，再晚一点，可是连支开折叠椅放衣物的空地都没有了。

年长者先用手试试水池的水温，然后龇牙咧嘴地探脚进去，一脸不胜痛苦又不胜享受的表情。少年儿童则更喜欢朝莲蓬头下钻，有嬉戏的成分，却也是嫌池子太烫，也脏。也见大一点的哥哥辈，不敢赤裸，留一条粗布短裤遮体，常被不知羞耻的弟弟们嗤笑。

三是制衣。年前有一件新衣、一双新鞋穿，几类现如今的买新车、住新房。那一阵子，街上的裁缝还是居家的裁缝，最是抢手。在我居住的小镇上，裁缝一职不少是由残障人士担任。街上裁缝有一个自己的裁缝店，或说，他有自己的铺面，平时无论男女老少的衣服都接。街上裁缝喜欢将一把米尺咬在嘴里，度量三围、裤裆之后，也不消记，尺寸都在他脑子里了。犹记得他的铺面里有一把老式铁熨斗，黑铁铸就，膛里烧的是木炭。小孩的衣裤低廉，不值得他手中沉重的铁熨斗亲热。此时我唯一的梦想是，何时我也能穿上一件呢子衣，劳烦老裁缝烫得线条笔挺呢？

秦观有句：“春路雨添花，花动一山春色。”

有根的节日，当然在根上绽放才好看。

有不一样的童年、少年，才有不一样的趣味、本真与生活。

回绥宁

□杨晓澜

家乡绥宁是坐落在湘西南的一座小城。因其属北靠雪峰、南依南岭、西接云贵的山城，又有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亚热带最美森林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“一块没有污染的神奇绿洲”。

若是初到绥宁，一定会被这绿水环绕、青山合围的绿意盎然所陶醉。一条叫巫水的河流，带着巫的神秘、水的柔软，澄澄明明地漂过边陲大地。岸的一边生长着第三纪冰川时期幸存下来的长苞铁杉，另一边是动物成群、古树众多的花园阁国家湿地，以及电影《那山那人那狗》中一排排吊脚楼安卧的苗寨。但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，还是那倒映在水中的楠竹之绿，一簇簇、一丛丛，绿得让人沉醉。

绥宁旧称“莳竹”，竹林密布。回绥宁，我自然也是第一时间先回到这绿的怀抱。置一把竹椅，躺在老家屋后竹林覆盖的阴凉之下，幸福便弥漫开来。世事都已抛却，只剩竹叶呢喃。仿佛一切回到孩提时期，跟着外公走过林间露水，蹚过小溪小河，到竹林挖笋，满载春天的收获回家。外婆早已烧开水等候，滚水裹着笋儿，出水如玉，再一条条、一片片，晾在竹筐，变成道道美味。又仿佛越至过年之时，大人从后山砍回竹子，破竹、削节、披篾、编织，将一条条薄薄的竹片，扎成一节节首尾相连的竹龙。人们将竹龙用纸糊上，里面点有蜡烛，从初一到十五，敬龙神，耍龙灯，几条竹龙在村子里游走祈福。夜色朦胧，黄龙在空中上下翻飞，灯影在水田靓影婆娑，小孩在虾兵蟹将间来回嬉戏，恍如仙境。

现在每年春节，村里还沿袭着舞龙灯的风俗，这是我们对天地万物、四时节气的敬畏。苗家人特别崇拜自然，是森林、土地给了我们基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来源，所以孩子有一个大树或石头的干爹，不足为怪。我亦是钻山下水的少年，在密林中采蘑菇、扯笋子、捡板栗，在田野溪流间挖泥鳅、捞鱼虾、揪野菜，恨不得做一只在大自然自由自在奔跑的精灵。山鸟山花皆吾友，草木气息直到现在还流淌在我的血脉中。外公是远近闻名的苗医，除在自家园子里种一些田七、天麻、百合、杜仲、黄精等药材，还经常带我一起去山上采七叶一枝花、金银花、蒲公英、苍耳子、五味子、柴胡、大血藤等草药。若是手被沿途的茅草割破，我随地就可以找到三种以上止血的植物。家里的冰箱常年存放着木防己，没事切两片嚼一嚼，既可缓解身体的风湿疼痛，又可重温心底的温暖记忆和童年故事。

每一个游子的永恒记忆，抑或都来自一出生便再也甩不掉的味蕾触觉。特色鲜明的故乡味道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都难以忘怀。木桶乌米饭，“四月八，吃乌饭”，树叶汁裹挟稻米香，是苗家女儿回家过“四八姑娘节”的另类芬芳，承载着阿妹勇救阿哥的历史故事，寄托着彼此的思念。除了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，日常亲友相聚也常品尝此道美食，品的不仅是一粒粒米饭，更是一缕缕亲友间的情感和相思。竹笼米粉肉，酒席上的主菜，将猪肉拌上炒米粉、五香粉、食盐、味精等，放入竹笼，大火蒸熟，肥而不腻。小时候最盼望的，就是大人吃席后将米粉肉用竹签带回，孩子们便可大快朵颐，满足大口吃肉、快点长大的梦想。绥宁独有的美食通辣椒，由新采摘的辣椒用沸水烫后，晒白，再把细细切好的晒干的韭菜、藠头、紫苏和糯米粉灌进辣椒，晒干保存。待客时，取出，烧油文火煎炸，辣椒燥而不焦，为上品。小时候我爱争着炸，出锅品相参差不齐，引得姐姐边吃边骂。别有风味的猪血丸子，由豆腐、猪血和猪肉揉制，放在铺满稻草的簸箕上，任由柴火慢慢熏烤，待面呈褐色，即可食。蒸熟炒腊肉，更是人间一绝。“故园冬竹应多笋，入馔江鱼好自调”，月亮总是故乡的圆，食材总是家乡的好。每有亲友来长沙，必嘱咐带点通辣椒、猪血丸子。辣椒必须是自家种的，酿豆腐的水还得是村子的那口老井打的。几个通辣椒、几块猪血丸子，无需努力，即可加餐。

不过最让我怀念、一提就口齿生香的，还是外婆做的坛子菜。在老家，百物皆可入坛，常见的有萝卜、豆角、刀豆、藠头、姜、辣椒、黄瓜等。外婆有十多个菜坛，有的是用酸水浸泡的酸菜坛，有的是用青菜做的榨菜坛。最受欢迎的是一个连小孩手臂都抱不过来的母坛，如同百宝箱，里面什么都有，别的坛子也都要来此取水引，才会经久不坏。每逢求学放假，到外婆家的第一件事，肯定是把洗过的手伸进酸菜坛，抓出来就吃，辣椒一口一个，酸姜一口一块，最悦耳动听的是往嘴巴塞酸豆角的节节咔咔声。如今再也难有这种滋味了，酸菜也要炒着吃，不似那时生吃最有味，感觉炒了便沾染了人间烟火，少了些纯粹。

当然，回绥宁，更重要的是回到胞衣地，回到难以改变的乡音，回到那些或仍在与日子相守或已埋入黄土的亲人中去。

我是地地道道的苗族人，至今还会说一种叫“关峡平话”的苗语。这种“孤岛语言”，出了所在的镇，无人能懂，是我的母语、人生的第一枚印记、生命的永恒基因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一开口，从带着上古和中古的音质，就可识别我的身份。多少次被朋友戏谑普通话口音重，但我并无自卑之心，反而引以为傲。稀少的，并不意味着必须在文明的进程中被淘汰，也许它是文明的多样补充、坚守和生长。回到村庄，听听许久未听的乡音，听听那些发自肺腑的“抑扬顿挫”，让自己打结的母语释放，让词语和词语再次碰撞、口音和足音再次跳跃，似有牛犊走失返回，钻入老牛身下般的温暖。

遗憾的是，教我牙牙学语的外公，早已葬在他亲手种植的松林中。松声阵阵，风吹绵绵。他是想把连接我们的母语也留下吧，连同那把随身几十年的二胡。曾于清明前去祭拜，站在雨后青青的山岗上，看青草一寸一寸长满坟山，看一个又一个安放在这片土地里的亲人，回忆他们依然活在我们心底的音容笑貌。山上，是追思者缓步前行的背影；山下，有人正育秧、种豆、栽菜，忙活一年的希望。

村庄郁郁葱葱，林深人静。回绥宁，是回到“绥之以宁”，回到土地的静谧，回到内心的安详。在城里呼吸太多喧嚣，我们太需要故土给予安慰。

已三年没回绥宁，女儿说想念奶奶做的乌米饭了。她从出生到现在的六年多时光里，回老家只寥寥几次，足见血脉的传承无论时间多长、距离多远，都无法割断。

女儿该知道自己祖先的来源，我的身体该重新被故乡的空气洗涤。今年再怎么“近乡情怯”，也该回去看看了！

新天

知岁识年

□乔忠延

岁岁过大年，大年必守岁。守岁守什么？回顾我守岁的经历，犹如攀登人生认知的台阶。

儿时一过腊八，过年就成为我们尧都人生活的主旋律。过了腊月二十三，更是进入“冲刺阶段”。男人忙，忙着扫家糊炉子，磨面做豆腐；女人忙，忙着缝衣服、做鞋子。人人在忙，家家在忙，忙过了一天又一天，直忙到除夕的年夜饭端上桌来，一家人才能闲歇下来，拿起筷子吃香的，举起酒杯喝辣的，吃得其乐融融，喝得其乐融融，说得其乐融融，陶醉在对一年丰衣足食的欣悦中，对来年百事顺遂的憧憬中。夜再长也没有睡意，大人们不睡，兴奋地守岁。此时幼稚的我也硬撑着不睡，使出浑身的劲头守岁。

守岁，为何要使出全身的劲头？别看吃好的、穿好的，是儿时过年最大的向往，可是守岁却有点战战兢兢。传说，“年”是一只凶猛的野兽，每逢除夕夜就会窜进村里偷看，发现哪个人睡着，扑进屋里就吞了下去。大人们还讲，为啥家家放鞭炮，不就是吓唬猛兽嘛，不由你不信！那时夜一深，我就像喝了迷魂汤，上下眼皮不由得往一起皱，使劲硬撑也撑不开。所以，守岁简直就如同提心吊胆地在结冰的河面上行走。好在每年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总会响起，我猛然惊醒，揉着眼睛，无比高兴地一跃而起：高兴我又躲过了猛兽的鲸吞，高兴我又增添了一岁！

过年又过年，守岁又守岁。渐渐长大了，领会的事情多了。忽然间，一个人忍不住笑了，守岁哪是猛兽吃人？是大人们怕小孩早睡，不能享受一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，编个故事吓唬他，让他同享快乐而已。

再大些，认识上升了一个层次。守岁不只是吓唬孩童晚睡，还是提示世人珍惜时光。别看年来年去无声无息，却有无穷的威力。不经意间，无数幼童变成了少年，无数少年变成了青年。时光这魔术师催着人成长，催着人茁壮，这不可怕。可怕的是往后，年纪大了进入老年。须发皆白的老头，腊月前还在村巷里蹒跚摇晃，还在阳光下晒暖拉话，大年时却再也见不到身影了。人的生命是时光的累积，是日月叠加起来的年岁。岁岁年年时光相似，年年岁岁面孔有异。时光不知催生了多少女婴男孩，不知汰洗掉了多少老翁老妪。此时才明白诗人为何会写：“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。”此时才明白古人为何会说：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”守岁，原来是在警示世人珍惜时光，守住自己有限的珍贵岁月。

随着阅读的增多、学识的积累，我了解到了守岁过大年的根源。“岁”与“年”，寄寓着先祖向往未来、播种生活的初心。如今“岁”与“年”可以比肩相称，早先却绝对不能，“岁”的辈分要比“年”大得多。帝尧“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”，最早识别出日月轮回的规律，最早“成岁”。几近两千年后，“岁”才演变为“年”。

“年”字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姗姗露面。专家认为，其形体结构是一个人背着收获的粟谷。象形文字的优势在于不仅表达意思，还携带着历史的跫音。仔细聆听，悠扬舒缓的歌声已在耳际缭绕：“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。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”大意是，要让民众吃饱饭，不必再费心思。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要顺从帝尧制定的历法规则即可。这是收录在《古诗源》一书中的《康衢谣》。

当今说话、办事、著书，谁能离开“年”“月”“日”？谁也离不开。“月”与“日”，从古至今高高悬挂在苍穹，无疑是自然天象。可是“年”呢，绝不是自然现象，而是人类最早对天象，对日升日落、月缺月圆来回轮转的认知。知道了由“岁”脱颖而出的“年”，就打开了上天的第一个密码，先民开始在岁月更替中过日子。此后，“年”与“岁”胶合在一起，难舍难分。你看，计算年龄，过一年，增一岁。

如今到了古稀高龄，视野又登高了一个峰峦。守岁的根本在于，守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。催生“岁”与“年”的根本原因，是帝尧组织团队“钦若昊天”“敬授民时”，带领先民摆脱了狩猎取食的困苦艰难，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，跨进了早期国家的门槛。世界发展到数智时代，人类学家追溯科学的开端，共同的认知无不指向天文。天文的出现就是科学的发轫。帝尧钦定历法，制定节气，无疑是揭示天文奥秘的最早实践之一。这既能在典籍中找到文字记载，还能在陶寺遗址的观象台找到文物佐证。足见，“岁”是中华先祖探究天文的创新大举，是科学发现领跑人类的光辉典范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守岁，就是坚守中华民族不忘本来、满怀信心面向未来的宝贵精神能源。